

昨夢錄

宋 箕山康與之叔聞撰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
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
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
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
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
非綠人閒無此色也髮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杪漸殺
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

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闕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于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眞璫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師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

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眞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檮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

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已至申西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聞者云我句人至矣以櫝付閹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于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于限下閹吏導李至第二重閹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

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閒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閒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聲喏于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牀榻裯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

日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
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于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
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
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
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竝無過犯惟前真決
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
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
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若事莫飢否李謂自辰已
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飢于是腰金者

相對飲酒五杯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
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日不敢遠送請大
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
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
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閒用以製弓
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弣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弣俱
黑而弓面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
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

峰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
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整爲寺居親舊絕
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
過存問勤屬時時餽殺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
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于是通譜系爲親
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
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
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

某山閒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于是欣然從之卽
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
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于是辦舟贈鏹
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于我至厚何以爲
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畱其孥于菴中僧爲
酌別飲大醉遂行翊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
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
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仕
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

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于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沈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于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尙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于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于二千入方能推之于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于

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緜結竹篾筏木柵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邵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

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于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旒旒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于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沈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眾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

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于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于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

則何以作輦中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閒人也尔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閒人耳人閒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尔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閒尔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于人閒爲至

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于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于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竝各立小幡長尺餘者于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

就若合盞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閒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閒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

烏占雲禳孤虛之術于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
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
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
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
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
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
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
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居民鮮少常欲
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

醇其香郁烈人閒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至語楊
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
而至又曰此閒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
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閒爭奪則皆不願其
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
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閒凡衣服飲食牛畜絲
纊麻臬之屬皆不私藏與眾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
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
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

屬眾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
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楊謝
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
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于是三楊
自中山歸洛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緜布絹先寄
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
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
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
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
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
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毀勤且云予居
于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
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没于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
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
可訪先生于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
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